



生命旋梯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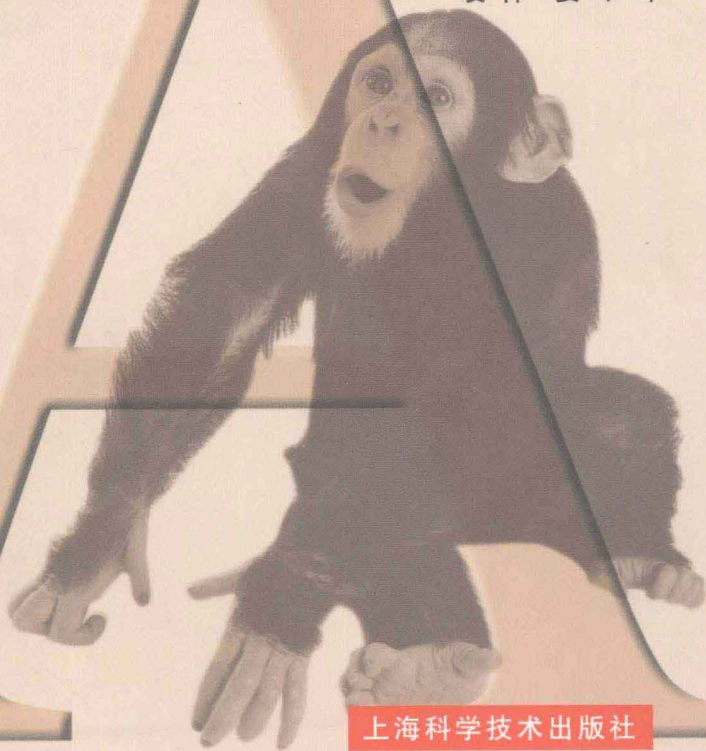
THE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

类人猿和 寿司大师

——一个灵长动物学家的文化反思

Frans De Waal

[美] 弗兰斯·德·威尔 著
凌桦 姜军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 弗兰斯·德·威尔 著
凌桦 姜军 译

类人猿和寿司大师

一位灵长动物学家的文化反思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类人猿和寿司大师：一位灵长动物学家的文化反思 /
(美) 威尔著；凌桦，姜军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5.1

(生命旋梯书系)

ISBN 7-5323-7729-6

I. 类... II. ①威...②凌...③姜... III. 动物 -
习性 - 研究 IV. Q958.1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082 号

The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 Cultural Reflections of A Primatologist

Copyright © 2001 by FRANS DE WAA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ICHOLAS ELLI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3 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50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Neirong Tiyaao

本书对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等最基本的假设提出了质疑。杰出的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威尔以愉快的自传体式奇闻、严格的调查和思索，引领我们去思考类人猿具有自己文化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丰富的文化，并能精细、多样地将我们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界分开来。但是，如果类人猿对环境的反应举止是通过观察它们的长辈学习得来的（文化），而不是出自于纯粹的遗传本能（自然），那么又会如何呢？这种设想撼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人类之所以特殊的原因的信念。它也质疑了近年来把其他动物看作是遗传程序的奴隶的倾向。如果动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地相互学习，这会使它们更接近人类。

德·威尔更正了人类是完成从天性到文化这种飞跃的唯一智能生命这样一种假定。本书的名称是来自于他所做的一个类

比：把类人猿社会的行为传递比作学徒仔细观察寿司大师工作技巧的学习过程。德·威尔探究了社会传播的细节，并且，他抓住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是怎样影响着我们对其他动物的看法，以及我们对动物的认识是怎样影响我们对自身的反思。在此，他探究了欧洲生态行为学及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对我们研究动物行为的影响。动物文化这一问题是充满文化色彩的，对动物文化研究的推动力来自于东方绝非偶然，因为那里很少有将人类划在自然之外的倾向。

类人猿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镜中的它们并不是人类的拙劣模仿者，而是拥有它们自己的智慧与尊严的、我们外延家族的成员。自1758年卡尔·林奈勇敢地将我们和猴子、类人猿归在一起后，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并非独一无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我们从来也不曾唯一过，而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主张同样令人吃惊——在文化上人类亦如此。

献给凯瑟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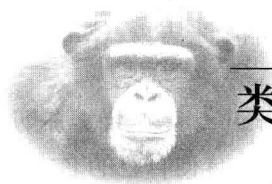
我的一切

目 录

Mulu

序 言	类人猿的茶话会	1
第一部分	文化的眼镜	29
第一章	所有的动物	31
第二章	领袖的命运	73
第三章	倭黑猩猩与遮羞布	109
第四章	动物的艺术	129
第二部分	什么是文化	155
第五章	预言富士山	157
第六章	最后的鲁比肯河	189
第七章	胡桃钳套装	215
第八章	文化天性	247
第三部分	人性	267
第九章	自尊的类人猿	269
第十章	至善者生存	285
第十一章	打倒二元论	305
尾 声	松鼠之跃	323

致 谢	329
注释和文献	335



序 言

类人猿的茶话会



人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需要有一种文化使其完善为人，
这种文化并不是对本能的替换或取代，而是它的衍生和补充。

——玛丽·米吉雷 (Mary Midgley), 1979

乔·曼狄 (Jo Mendi)，一个抽雪茄烟、喝白兰地、长胳膊短腿的蓝领工人，曾一度使自己的名字大写在广告板上，甚至比鲍勃·霍普 (Bob Hope) ——与它* 同为明星的喜剧演员——的名声还要显赫。在20世纪30年代，它统领了底特律的娱乐业。每天，动物园园长都会拿着棍子警戒着眼前这个穿戴整齐的伙伴，这个拥有几倍于成年男子力量的家伙因骚扰毫无戒备的旁观者而出名。它就是享誉盛名的乔·曼狄，一个能够吸引两倍于迎接总统候选人游说城市的观众的黑猩猩——这是一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的反对者们毫不犹豫拿来用以吸引民众注意力的话题。¹

彼德曼 (Petermann)，20世纪80年代科隆动物园 (Cologne Zoo) 的一只表演猩猩则不够幸运。虽然它也像曼狄一样，拥

* 原文中具体动物实例里所用的代词均为“她(们)”或“他(们)”。本书根据汉语的习惯，将所有指代动物的代词都换作“它”或“它们”——译者注



图1 乔·曼狄和动物园园长一起展示它的用餐礼节。
(约翰·米伦摄于20世纪30年代照片，由底特律动物学会提供)

有众多的追随者，在幕后也未受冷落。但它与动物园园长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和睦，终于在攻击了园长之后被警察射杀。它的这次对威信的致命挑战一时间将类人猿变成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殉道士。

直到今天，好莱坞的制片人在无法提出更好方案的时候，仍不能避免启用一只黑猩猩或猩猩来满足剧本中搞笑部分的要求。曾有一套电视节目《猩猩频道》致力于训练那些着装的类人猿疯狂地动嘴，同时配上人们说话的声音来达到一种类人猿在说话的效果。

在19世纪，类人猿的晚餐聚会在动物园和动物展览园中



成了一种标准模式。20世纪的黑猩猩表演者和当时的电视节目表演者们都演绎着这样一种景象——它们竭力而又蹩脚地模仿人类行为。

这样的表演给了我们一种反撞力，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主流信仰将人类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分离于天性之外，并因此将我们区别于动物。既然我们是唯一用餐具吃饭——一种毋庸置疑的文明的标志——的生物，我们当然也会热衷于看类人猿试着做和我们一样的事情用以取乐。我们不指望、同时它们也一定不会做得完美无缺。唯恐那些景象伤及了人类的自尊心，它们必须做得糟糕。就像拉蒙纳（Ramona）和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所描述的那样：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伦敦动物园开始定期地组织这样的演出。在每天下午固定的时间里，一群小黑猩猩围在桌前进行表演，用以娱乐动物园里的游客。人们训练它们使用碗、盘子、勺、茶杯和茶壶。对于黑猩猩的大脑来说，学习这些简单的表演动作不过是个很小的挑战，随时都可能将餐饮礼节做得太过于完美。为了避免这种单调的完美表演，有必要经常训练它们“举止无礼”。而它们也同样擅长将时间完美地控制在看守人转过身的关键时刻，用茶杯乱敲茶壶并从壶嘴里直接喝茶。²

让类人猿嘲笑我们人类，特别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精髓，可以看作是自我贬低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换个角度，我们让动物们进行拙劣的模仿，其实是让它们看起来更愚蠢，借此把我们可能隐藏的对自我的疑惧一笑置之。我们选择类人猿来做这个工作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长着与人类

相似的动物的脸，这一点正是我们尤其需要明确提出来的。

让我们来演示一下，设想一个大象家庭在观看一个电视节目，节目里的人类都在鼻子上套了个长胶皮管子并尝试着用这个悬挂物来拣硬币或拔小树。这些可怜的人们不断地被自己的“鼻子”绊跟头、搞得一塌糊涂，总之，他们正全方位地示范着自己愚蠢而又似是而非的大象模样。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在这样的表演中感到特别有趣，即使感到有趣，也绝不会超过几分钟，可大象一家却可能觉得其乐无穷。

因为，这无关干幽默，而是一种自我定义。



图2 “他们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好吧伙计们，开始折腾吧——把茶壶或者别的什么打翻。”[鲍尔·怀特 (Paul White) 作于1962年的关于动物园的类人猿茶话会的漫画，经 Punch 公司同意复制使用]

文化还是天性

我们自诩为唯一拥有文化的物种，并相信文化使我们从原始天性里摆脱出来。我们习惯于说，是文化使我们变成真正的



人。因此，那种认为戴假发和墨镜的类人猿所表现的行为也许是因为它们也进化到与我们同样程度的观点，是根本不合适的。可如果类人猿做到了这种教养性行为，并非是为了人类大众的娱乐，而是在没有人类的干预下，完全为了自身真实生活的需要呢？如果它们拥有的是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人类强加于它们的肤浅的形式呢？那么，这看起来就不再可笑了。事实上，即便只是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必定会使我们对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信念产生动摇。

动物拥有文化的可能性是我想在这本书里探讨的主题。虽然有许多原因能说明这种探讨是值得做的，但是有两点引人注目。第一，显示动物文化的证据正在逐渐增多——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隐藏在野外记录和技术报告中——此类证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在我们能够研究这些资料之前，必须先暂时地放弃掉“文化”这个词的一些既定涵义。这个词会使人联想到艺术和古典音乐、语言和符号以及在大众消费的社会中需要加以保护的傳統。一个所谓的有教养的人拥有高雅的品位、高智商并有特定的价值观及道德准则。但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用于动物身上的。文化的含义仅仅是指对知识和习性的一种从外界的获取——经常但非总是从老一代那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物种的两个族群会有不同的行为举止。由于文化暗含了从外界的获悉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指出在我们将某个个体称为有“文化的”之前，这个个体都已自主获取了一种独特的特性。

写这本动物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使我们又能多摒弃一个过时的西方二元论：我们西方人好像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欲望，想要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好的和坏的，我们和他们，女性

和男性，学来的和固有的，等等。二分法帮助我们组织思维，但它却忽略了内涵的复杂性和隐晦性。很少有思想家会在脑海中同时思考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然而这恰恰是获得真相常常需要的。因此，学习过程和遗传过程同时影响所有行为的看法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没有哪种行为是单纯地由其中的某一个影响因素来限定的，不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

在最近的几年里，“钟摆”已经从教养（或者说环境影响）回复到了天性，这使得许多认为问题已经解决的社会科学家又陷入了困惑。当今对人类生物学的着迷已经造成了完全相反的问题，人们如此迷恋于遗传学内容，以至于忽视了公式的另一半。现在，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子的研究已经变成了常识性内容，媒体专栏几乎每周都会报道一个新的人类基因。人们还有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癫痫症和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基因证据，甚至包括普通的行为特征，如寻求刺激（thrillseeking）的基因证据。正因为新一代公众对任何关于遗传学的消息都翘首以待，我们才一直有必要提醒自己，基因自己就像是撒在公路上的种子，本身是无力产生任何东西的。当科学家们说一种特性被遗传下来的时候，他们真正想指的是这特征的可变性部分是由遗传因子引起的。原本同样重要的环境因素则趋于被遗忘。

就像瑞士灵长类学家汉斯·库默尔（Hans Kummer）多年前所讲述的：要对某一特性中有多少是由基因产生的，又有多少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问题做出定论，就像是在问“我们听到远处的鼓声是由击鼓者发出的还是由鼓发出的”这样的问题

* 亦称“老年痴呆症”——译者注



一样无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们听到的是改变了的鼓声，那就能理所当然地追问这差异是否来自另一个鼓手或另一面鼓。³ 在研究基因与外界环境的联系时，这类问题就成为科学追求的唯一。

文化是我们创造自己时的一种外界环境。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为了与某些阶层中既定的观点彻底相驳，它就不该拥有同天性一样的地位。“是文化还是天性使我们以某种方式行动？”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类学家都问着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这种错误印象。然而，正是自然选择产生了我们这个物种，也包括我们的人文才智。文化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人是由文化产生的”是许多教科书仍然沿用的话，它同俗语“河流总是沿着河床走”（the river follows its bed）一样确切地体现了两者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河流也同时创造了河床：此时河水的流动正是彼时河流的产物。与此相同，文化也不可能独立于人类天性之外而存在，正如一句深邃的拗口谚语所说的：如果文化是我们的产物，那我们也是文化的产物。⁴

天性和文化的关系让我想到了一对并肩走在木桥上的老鼠和大象。穿过嘈杂声，老鼠大声喊道：“嘿！听，咱们走步的声音多响啊！”在进化论的黄金时代注定要来临的前夕，仍有一些人认为人类的行为大部分或完全是人文教化性质的。我从这种孤芳自赏的观念中看到了那只妄自尊大的耗子，将与之同行的大象——人类天性——所作事情说成是自己的。

但这并不等同于有些人的观点，即认为文化仅仅是附在蛋糕上的糖衣。文化是一个具有强大作用力的调节剂——影响着我们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渗透到人类生存的核心范围——

但它只有在与人类天性相结合时才会发生作用。文化附着于人类的天性，将其折转成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并小心地不去破坏它。我们不能一眼看穿错误的二元论，是由于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不能摆脱掉自己的文化视角，所以只能去猜测没有文化视角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郑重地思考人类自身文化以前，我们不能讨论动物文化的原因，那样做会产生可能的盲点。看似简单的问题，如“自然天性中有没有文化的存在？”或“文化中有没有自然天性的存在？”如果不能在天性中用我们自己的立场——一种文化定义的立场——来考虑，是得不到答案的。我不是在此玩文字游戏。让我们觉得混乱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已经被误导，错误地认为，天性和文化是对立的，而不是紧密交错的。

由于这些更大的议题，我意识到，我正在写一个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的题目，从人类的美德到东方哲学，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到美学意识。我的职业是观察灵长类动物，揭开它们认知的秘密。尽管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跑离了我的相及领域，但我在此讨论关于文化偏见的工作，使我觉得自己像是条追逐自己尾巴的狗，总也无法成功。此外，也许会有人问，是不是每种文化都能纳入一个框架之中：在文化当中常常存在不同的意见。我经常被包围在明显不同的两类人之间：介意和不介意与动物相提并论的人们。我曾经在伟大的哲学家中，在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中，遇到过这种两相对立的态度，我也不知道他们各自最终的观点会是什么。我们必须在对动物的移情标准上做些什么，然而这仅仅是把问题转换成了为什么有的人能感觉到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而有的人却不能。